

巴黎之恋



[法] 亨利·特罗亚 著

世界知识出版社

巴黎之恋

〔法〕亨利·特罗亚 著

李玉民 顾微微 译

世界知识出版社

HENRI TROYAT
La lumière des justes

I

Les compagnons du coquelicot

ditions j'ai lu 1980

根据法国巴黎“我读过”出版社1980年版译出

责任编辑：蔡明忠

封面设计：丁品

巴黎之恋

〔法〕亨利·特罗亚 著

李玉民 顾徽燃 译

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

（北京外交部街甲31号）

北京世界知识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850×1168毫米32开本 印张：9 插页：2 字数：223,000

1985年10月第1版 1985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40,000

书号：10003·016 定价：1.50元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描写1814年欧洲反法联军攻占巴黎后，俄国年轻军官尼古拉同法国伯爵的年轻女儿索菲娅恋爱的故事。索菲娅性情孤傲，具有浓厚的共和思想，十分憎恶维护旧秩序的联军。然而她那绝妙的风姿和不可亲近的神态，对尼古拉具有一种神奇的魅力。尼虽受旧传统思想的束缚，但他为人正直，并日渐接受新思想的影响。为了得到索菲娅的爱情，他不惜放弃军队中的前程。由于尼古拉的真诚，重新点燃了索菲娅爱情的圣火。这两个不同国度的年轻人几经波折，终于超越了思想上的隔阂和个性上的差异，排除种种障碍和阻力，幸福地结合在一起。小说《巴黎之恋》以这一故事为线索，展现了当时法国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尖锐矛盾和斗争。它了解拿破仑失败后法国历史和社会状况很有裨益。

作者亨利·特罗亚是法国当代著名作家。著有《风流女皇——叶卡特琳娜二世》、《神秘沙皇——亚历山大一世》、《伊凡雷帝》等等历史小说（前二书已由我社翻译出版，后一书也将出版）。《巴黎之恋》是五卷本长篇小说《正义之光》的第一卷，其余四卷将由本社陆续出版。

第一部分

大路不见了，唯有军服、旌旗、长矛、枪支汇成的长河，在田野缓缓地流淌。这支行军队伍漫漫无边。在队伍中的立陶宛近卫团里，有一个名叫尼古拉·米哈依洛维奇·奥扎列夫的中尉，他不时地站在马镫上，翘首远眺，寻找队头。行军的队列官兵皆知，绝不会看错：极目望去，滚滚尘土中的斑斑红点，就是十五列齐头并进的红装哥萨克团，沙皇的近卫军。随后是普鲁士皇家卫队的重骑兵、轻骑兵、志愿骑兵团，以及俄皇卫队的龙骑兵、轻骑兵。再后便是圣驾亚历山大^①皇帝，在他左右并行的有普鲁士国王^②、奥地利皇帝^③代表施瓦尔桑堡公爵^④。各国各部队的参谋部有数百名军官，他们簇拥着前一天的胜利者：年迈的布吕歇^⑤，以及在火线上晋升为陆军元帅的巴克莱·德·托利^⑥。参谋部后面是一眼望不到尾的联军步兵，排在前队的立陶宛近卫团隶属俄皇近卫军第二师。

在近几次战役中，立陶宛近卫团编为预备队。看上去，这些

① 即亚历山大一世（1777—1825），叶卡特琳娜女王的孙子，1801年至1825年在位。（本书页末注除注有“原注”者外，均为译注。）

② 当时的普王腓特烈·威廉三世（1770—1840），1797年至1840年在位。

③ 即法兰西斯二世（1768—1835），第一个奥国世袭皇帝（1804—1835）。

④ 1812年晋升为奥地利陆军元帅（1771—1820）。

⑤ 普鲁士将军（1742—1819），1813年晋升为陆军元帅。

⑥ 原籍苏格兰（1761—1818），1810年任沙皇的国防大臣，1813年晋升为俄国陆军元帅。

士兵个个身强力壮，纪律严明，情绪高涨。挎在左肩上的枪支，随着步伐均匀地摆动。刺刀、擦得锃亮的弹盒、短刀鞘，在太阳下闪闪发亮。磨得发白的皮肩带，隔断了军服的半褪的绿色。军鼓咚咚，为部队开路；千百双鞋底在尘埃中齐声啪啪作响。

步兵近卫军的年轻军官们因有特许，可以骑马。而不象平时列队那样，走在所属各排的队首。对这项措施，尼古拉·奥扎列夫特别高兴，因为他骑在马上看什么都方便，还能引起大家的注意。他那匹名叫基蒂的骡马并不神气：肚子肥大，满布灰色的斑点，脖颈很短，四条腿细长。可这又有什么关系？他从来没有打算同骑兵部队的那些先生们比美。他扭头向后眺望，寻找压队的重骑兵和近卫军骑兵。在千军万马的践踏下，大路烟尘飞扬。在天际淡蓝色的烟霭中，骑兵护甲的折光在有节奏地跳跃。军队尽管师劳兵疲，死伤减员，仍然显得浩浩荡荡，秩序井然，威力无比！在1814年3月的这天温煦的早晨，胜利是多么令人欢畅！道路已经清理，一具具尸体被拖到了路边斜坡上。尼古拉怕扫兴，不去想它们，只是用眼角余光扫一扫。讨厌的尸体！有的肢体残缺、面孔肮脏，象个木偶；有的全身浮肿，僵直的双腿象桌子腿；还有一个折断的炮架、一颗埋在草丛中的黑炮弹；在一个羊皮军用背包下面，一具尸体双臂叉在胸前，面孔扑地。死尸比比皆是，路每侧都不下几千具。

路左边的一排杨树，因遭受枪林弹雨的袭击，已经枝残叶败。路右边则相反，似乎景色依旧：土坡上一趟趟葡萄架、采石场一道道白垩裂缝、青翠的叶丛中一幢幢小房子、臂翼静止不动的一架架风车。山岗顶上的电报线杆，两臂已被炸断，再也无法传递信号。炮声停止了。就在昨天，还万炮轰鸣，炸起一股股白色的烟圈：投入战斗的兵团，象一片尺蠖爬过阔野平畴；沙皇及其参谋部设在高地，可以俯视整个地区……

尼古拉·奥扎列夫在马上摇摇晃晃，思绪回到了那奇异的时刻：太阳刚刚西沉，寂静突然降落在前线。其时，立陶宛近卫团

正集结在第二线。军官们疑惧重重，猜不透这战事暂停的原因。传令兵们骑马东奔西跑，只见他们脸色涨红，目光神气活现。猛然，惊天动地的喧声发自城郊，象浪潮一样波及远郊，越来越响，最后变成千百人的齐声欢呼：“巴黎！……巴黎投降啦！……乌拉！……”士兵们相互拥抱，一顶顶帽子飞向空中。一名副官特地从参谋部赶来证实消息：马尔蒙元帅^①和沙皇的使者，在圣德尼城门附近小教堂街的一家旅店里，刚刚签订了停战协定。现在，拿破仑尽可以从东部各省跑来，他会发现京城被占领了。难道战争就这样结束啦？昨天，刚吹过“停火”号，尼古拉·奥扎列夫就带领几名勤杂兵到美镇弄酒喝。俄国、法国、普鲁士和奥地利的士兵们，用枪托砸开地窖，共饮一桶酒。他们为了喝个痛快，干脆把枪并排靠在墙上。“我才二十岁，就领略了我一生最美好的一天！”尼古拉·奥扎列夫边想边微微挺起腰杆，就好象摆起姿势，让一个战地画家画像似的。他打算欢欢喜喜地进入巴黎——这艺术、哲学与廉价爱情之城。父母让他接受了西方教育，他将毕生对他们感激不尽！一个故作风雅、兢兢业业的法国侨民勒聚尔先生当了他的家庭教师。多亏这位教师，他从幼年起，讲法语就同讲俄语一样流利。用他同伴们的话说，这有利于他赢得“城中男人的好感、女人的青睐”。再有一俄里^②，就到邦丹城关了！立陶宛近卫团停下来换军装，刷刷身上的灰尘，准备列队进城。命令逐排传递下来，士兵们从行军袋中掏出高筒军帽戴上，只见个个帽檐齐眉，一束黑色翎毛在头顶微微颤动。然后，他们脱掉作战军裤，换上保存在背包里的干干净净的白裤子。那是专门外出时穿的。尼古拉翻身下马，也打扮一番。全体俄国步兵嘻嘻哈哈笑着，在路边斜坡上脱裤子。两个农

① 法国元帅（1774—1852），1814年在巴黎附近作战，在拿破仑兄长约瑟夫·波拿巴的同意下，于3月1日签订了巴黎投降协定。

② 旧俄里，合1.067公里。

妇从旁边经过，一见大惊，从田野仓皇逃跑，士兵们的戏弄话还在后边紧追不放。尼古拉整理完自己的仪表，便检查部下，看他们是否系上了帆布腿带的每个纽扣，是否擦亮了衣服上的每个纽扣。立陶宛近卫团上校营长，埃拉克利于斯·德·波利尼亚伯爵，是一位法国移民，他穿过队列视察之后，表示满意，于是下令擂鼓前进。

尼古拉重新上马，他早已心驰神往，准备经历更为激动人心的时刻。马路两旁的花园越来越小，房子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密集，也越来越脏了。莫非这就是巴黎市郊吗？居民纷纷到门口张望；男人、女人、儿童，都穿得非常破旧，脸上流露出畏惧的神色。一边旌旗招展，军乐喧天，队列壮观；另一边居民表情冷淡，神色黯然。两者形成奇特的对照。“显而易见，他们不喜欢我们！”尼古拉忧郁地想。“他们害怕我们。但是总有一天，就是现在仇视我们的这些人，会感谢我们使他们摆脱一个嗜血的暴君。”尼古拉的这种信念，得到他所有同伴的赞成。他们怎么会持异议呢？多少法国移民在俄国旗帜下作战：波利尼亚、罗什舒亚尔、朗贝尔、达马斯、蒙佩扎特、拉帕泰尔、布台……联军包括的民族、军服、标志如此纷繁，为了避免效命于同一事业的人之间发生误会，军官士兵都奉命在胳膊上系一条白巾。士兵们找一条干净一点的帆布也就行了，而尼古拉则把两块细麻布手绢缝起来，做了一个漂亮的袖章。走在他前面的队列一眼望不到头，所有绿军衣上都佩戴着这种和平标记。在两侧房屋相距很近的街道上，鼓声笛声更加响亮。队列忽又进入一座宏伟的石拱门，然后向右拐去，终于发现一条绿树成荫、高楼林立的大街。前一天，尼古拉在上尉的营帐里查看过巴黎地图，因此他知道，队列通过的是圣马尔丹门，现在该沿着林荫大道前进了。

盟国君主已商定好，要在香榭丽舍大街检阅部队。获胜的军团越深入巴黎市区，街上看热闹的人越多。按照停战协定，法国正规部队在夜间撤离了京城，只留国民自卫队维持秩序。自卫队

员们穿着带肩章、镶红边的蓝军服、皱皱巴巴的白色短军裤，以及松松垮垮的高筒护腿。他们前一天还同盟军作战，现在却筑成人墙，保护盟军检阅的通道。尼古拉偷眼瞧瞧，见红顶大檐军帽下那一张张市民的脸上汗水如浆，竟然动了恻隐之心。在自卫队员身后，人山人海，万头攒动，大家交头接耳。所有的窗口都挤满了人头，有些看热闹的人上了树，上了车顶，甚至上了房。欢呼声遽然爆发：

“盟军万岁！亚历山大皇帝万岁！和平万岁！打倒暴君！……”

尼古拉因刚目睹了市郊居民敌视的沉默，现在却听到欢呼，不禁感到诧异，从一个区到另一个区，仿佛换了个国家似的。有几位衣着华丽的妇女拍着手，在原地雀跃，披肩、遮阳帽和饰带也随之跳动。有些身穿色泽鲜艳的背心的男子摇晃着手绢，挥舞着帽子和手杖。还有些人佩带着白色饰结。站在前排的一位满脸通红的先生嚷了一句：

“王位还给波旁家族！”

这时，尼古拉感到面颊被什么东西碰了一下，原来从旁边抛来一束鲜花打在自己的脸上。眼看鲜花要滑落下去，他机灵地伸手抓住，彬彬有礼地闻了闻，然后插到上装的两颗纽扣之间。这种举动是不是显得太做作？他一时有点担心。不料耳边却响起了劈劈啪啪的鼓掌声。一位妇女尖声喊道：

“好样的！俄国人好样的！”

尼古拉高兴得眉开眼笑，在马上扭过身去，想看看这种颂扬是从哪儿发出来的。然而，周围的人太多，法国人的面孔密密麻麻，汇成一片浮动的粉红色，难以分辨。牝马基蒂也精神抖擞，高高扬头。“我骑在马上想必很帅，”尼古拉心中暗道。“此时此刻，做为俄国人该多得意呀！亲爱的皇上为我们赢得了不朽的荣誉，我们感恩戴德，终生报答不尽。”猛然一声粗嗓门儿，吓了他一跳，声音是从队列左翼传来的，马特维奇中士一边保持原

速，一边大声叫嚷：

“长官，他们要把我们同前边割断！得想点办法！……”

人群冲垮了国民自卫队的队列，钻到了由尼古拉指挥的狙击兵排的前边；营里走在他们前面的连排在尘土中渐渐远去。刹那间，几百张陌生的笑脸蜂拥而至。尼古拉还想大声规劝：

“喂，诸位先生，请让我们过去！……瞧呀，你们都延误了我们的行进！……请把路让开！……”

人群里又爆发了赞叹声：

“他的法语讲得同你我一样好！……谁说他们是野蛮人！……您从哪儿来，可爱的年轻人？”

尼古拉倒也天真，心里受感动，还想回答这种问话。其实，他耽误的时间已经够多的了！他的马陷入重围，不踩死个把人，休想前进或后退。一位相当俏丽的金发女郎，眼里闪着放肆的光芒，拉住了他的马缰绳。

“请放开吧，太太。”尼古拉叹口气说。

接着，他从马镫上站起来，喊道：

“如果你们不让开，我就命令士兵端着刺刀冲过去！”

他把命令又用俄语重复一遍，心想自己皱起双眉，相貌一定会显得更加威武。他的话音刚落，立刻响起一片金属的撞击声，身后的士兵都一齐端平武器，准备冲击。人流马上分向两旁。

“开步走！”尼古拉大吼一声。

狙击兵排加快步伐，很快追上了大部队，又重新听到远处尖细欢快的短笛声。一些近卫军连队在原地踏步，以便调整步伐。军队经过的路上，人群一直在欢呼。走到大街的一个拐角，近卫团再次停下来，士兵们找齐队列。前边就是法国末代国王^①被砍头的地方，尼古拉一想到就要在那里接受沙皇的检阅，心情非常激动。

^① 指法王路易十六（1754—1793），他于1793年1月21日被送上断头台。

房屋陡然向两侧分开，近卫团进入一个敞亮的开阔地：原路易十五广场。在这片空场的四周，人群混杂，彩色斑驳，如潮涌动。军号响亮，战鼓深沉，空气为之颤动。盟国的君主们都端坐在马上，在一条林荫大道的路口等待检阅。立陶宛近卫团三十人一排齐头并进，整齐得犹如自动木偶。尼古拉将佩剑下指，脑袋猛地甩向右边，看见亚历山大越来越高大，好象太阳一般。沙皇身穿骑卫轻便服，胸前斜挎着圣安德烈骑士勋章^①的绶带。沉甸甸的镀金肩章加宽了他的双肩。他歪戴一顶宽大的绿色两角帽，帽上装饰一束公鸡翎，这使他的面孔显得格格外年轻，格格外庄严。他胯下的骏马，是从前拿破仑赠送给他的灰毛牝马。许多将军簇拥着沙皇，但是，尼古拉只看见他一个人——祖国的救星、许德拉^②的战胜者、现代的阿伽门农^③。转瞬间，在瞻仰者的头脑中，这幅雄伟的场面仅仅成为一种记忆了。

将近黄昏时分，下起蒙蒙细雨。立陶宛近卫团齐步穿过整个巴黎，停在城门外的纳伊村附近的田地里。尼古拉命令士兵把枪架起来。近卫团大概不会在此久留，因此上校认为，只搭三顶帐篷给他自己和他手下的军官用就够了。然而，几个小时过去了，却不见一个传令兵送来开拔的命令。

尼古拉走出帐篷，在田野里散步，只见团旗插在地里，由两名哨兵守卫着，一盏提灯从下面照着他们，象舞台的暗灯一样。雨停了。一伙只穿衬衣的士兵，蹲在只冒烟不见火苗的一堆篝火前聊天。一个士兵在缝扣子，另一个在刮鞋底的泥，还有一个在削木棍来消磨时间。一个勤务兵挥舞着小扫把，给挂在树桩上的

① 俄国骑士勋章，由彼得大帝于1698年所创建。

② 希腊神话中的水蛇怪，有九个头，中间的头砍掉可再生，为大力士赫拉克勒斯所杀。

③ 希腊神话中密刻奈国王，在特洛伊战争中，他是希腊联军最高统帅。

一件军官大衣招灰。拴在远处的马匹嘶嘶长嘶。一个蓄着鬍胡的老鼓手，在教一个十六岁少年使用鼓槌儿，那少年看上去象个戎装打扮的姑娘。一帮勤杂人员提着帆布桶回来，一步一晃，沿路溢水。从一口锅周围传来淫笑声，尼古拉嗅到一股白菜汤味儿，立时产生食欲。军官们的晚餐很简单：鲱鱼、精白面包、荷兰奶酪。尼古拉的个人食品打在行李中，而他的行李从昨天起就同全体辎重兵不知去向。他心里还在嘀咕，是不是还能找到安梯普，这个勤务兵是个很鬼、很懒、又爱饶舌的农奴——庄园里最聪明的一个——是由尼古拉父亲亲自选定陪伴少爷上战场的。“一定要寸步不离，好好照看少爷；他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我就要你的狗命！”这声声如雷的嘱咐，至今还在尼古拉耳边回响；父亲站在集合在台阶上的仆人前边，腰杆挺得笔直，那浓密的颊髯、铁灰色的眼睛、张大的鼻孔，至今还历历在目。在父亲身后，站着尼古拉的妹妹玛丽，她显得那样苍白，那样怅然若失。尼古拉如今只要想起她，就感到揪心……他兄妹的亲生母亲六年前就去世了。丧失了母亲，兄妹二人的关系更加亲密了。现在，他远离妹妹，让她呆在卡什塔诺夫卡的古老庄园里，守着疑心很重、性情乖僻的父亲，情况究竟如何？往俄国寄信，要好几周才能到达。

“明天，我再给她写信，”尼古拉心中决定，“把情况全告诉她：战斗，进入巴黎，我的士兵受检阅时光彩夺目的军容……”

尼古拉隶属立陶宛近卫团，非常自豪；然而，他编入这个团，并不是因为有任何功绩。1812年，他还只是个毛头小伙子，在圣彼得堡军校二队继续学习。其时，法国人占领莫斯科的消息，使整个俄国陷入一片慌乱。不久，领导军校的上校宣布，鉴于俄国军队伤亡惨重，优秀士官生在学业结束之前，就将任命为近卫军各部队的军官。十一月的一天早晨，天空阴霾，全体学员都集合在大礼堂里，肩并肩靠墙排着队。康斯坦丁大公^①到了，

① 亚历山大一世的兄弟（1779—1831）。

只见他身穿骑卫服，腰身紧束，双肩沉重，鼻子扁平，两道红棕眉。他要了一截粉笔，未等校长讲完话，便走到挺着胸膛、伫立不动的学员排前，在他们胸前画了些神秘的符号：有的是十字，有的是三角，有的是圆圈，有的是方块。画完之后，可怕的大公一声令下，画方块的人集在一起，画十字的人集合在一起，依此类推。尼古拉胸前画了个三角，这才得知这是把他编入立陶宛近卫团的符号。现在想来，那次考核该有多么遥远，多么可笑。他要不是仔细推想推想，还真以为自己入伍起码有十年了：波西米亚①战役，德累斯顿②、库尔姆③、莱比锡④之战，横渡莱茵河，埃姆斯⑤之战，巴黎之战……多少同伴受伤、阵亡。最后一个是小法捷耶夫，他端端正正地躺在美镇城边的草丛里，前额中了一颗子弹，没有流多少血，脸惨白得象蜡烛一样，两片发青的嘴唇中间露着黄牙。就在前一天，他还说要定做一套军服，到巴黎享受享受。尼古拉一边走一边回想，忽然碰见停在树下的餐车。一看到高高架在轮子上、盖着篷布的车厢，他才想起自己已经饥肠辘辘了。随军食品小卖部管理员接待他，遗憾地说：

“没别的货，只有香料蜜糖面包和烟草，长官。”

伊波利特·罗兹尼柯夫坐在一面鼓上，正嚼着什么，这时咕哝一句：

“他这面包，铺马路都可以！”

尼古拉还是买了一块。又有几个军官过来凑热闹，大家都闲得无聊，尽管嘴上发牢骚，可心里倒很快活。伊波利特·罗兹尼柯夫首先定调子：

“真想不到，我们浴血奋战，拿下巴黎，却空着肚子，在烂泥地里宿营；而巴黎人倒吃得饱饱的，睡在自家床上！这难道公

① 捷克斯洛伐克西部地区。

②③④ 均为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城市。

⑤ 西德河流。

平吗？”

“法国人进莫斯科那时候，可没象这样温文尔雅！”肥胖的上尉马克西莫夫火上加油地说。

“那他们又得到什么啦！……”尼古拉说道，“一片废墟、一片火海！可是我们呢，我们的胜利果实起码不会被人抢走！”

“你真这么看！”伊波利特·罗兹尼柯夫冷笑道：“不要忘记，可怜的朋友，要想领略巴黎，享享人间快乐，那得有钱，有很多钱！你怎么样，军饷领了吗？”

“有一个月没领到了。”

“怎么样？你拿什么在京城里寻欢作乐？王宫、戏院、咖啡馆、窑子……”

罗兹尼柯夫眉飞色舞，列举这些令人神往的场所，逗得大家哄堂大笑。夜幕慢慢降临。营地上，提灯一盏一盏亮起来。主帐篷明亮的灯光照在地面，犹如一盏油纸大灯笼。响起一阵军号，召集各排排长。排长纷纷朝集合地点奔去，佩剑拍打着大腿，脚踏烂泥与说话声汇成一片。上校走出营帐，只见他手上一张纸熠熠闪光，宛如金属片。他拿腔拿调地念了一遍。根据指挥近卫军第二师的埃尔莫洛夫将军的命令，立陶宛近卫团必须立即返回巴黎市区，驻扎在巴比伦^①军营。青年军官们喜出望外，小声议论开了。罗兹尼柯夫用胳膊肘捅了捅尼古拉，说道：

“巴比伦！富有、腐化与豪华的象征！在民风淳朴的俄国，绝不会给军营起这种名字。弟兄们，咱们可有的消遣啦！为了巴比伦，前进……”

命令刚向下级军官传达，营地上就响起了他们催促士兵集合的斥骂声。他们象牧羊狗一样到处乱窜，踢翻大锅，挥舞拳头，呵斥着，咒骂着，扬言要罚士兵干苦差与额外站岗。这样很快在

^① 闪族语中意为“神之门”，古代中东名城，城池建筑宏伟壮丽，文明高度发展。遗址距巴格达160公里。

大路上集合了他们的队伍。尼古拉在排头上了马，近卫团在夜色中出发了。一排手提灯在前边开路，还有几盏灯在后边压队，一层黄色的薄雾笼罩着盏盏提灯。

大约晚上十点钟，立陶宛近卫团到达星形广场城门外。建有短粗柱子、三角楣的两座城关税房，在夜色中酷似希腊寺院。一些国民自卫队员坐在台阶上，不过，看守巴黎城门的却是哥萨克骑兵小队，他们的马都拴在栅栏上。

近卫团穿过了一片堆满大石头的空地。提灯的主兵从旁边经过，灯光照出这是一座凯旋门的底座；看来，这座凯旋门永远也不会竣工了。四根巨柱拔地而起，耸立空间，一副懵懂的呆相，仿佛成为创建人失败的象征，而他的本意，却是要以这座建筑纪念他那所谓不可战胜的军队的光荣。香榭丽舍大街自此始，一眼望去，深邃而幽暗。大街两旁的树木之间，篝火闪闪发光；哥萨克骑兵在树下露营。老远就能听到他们的歌声笑语。

立陶宛近卫团中，有些士兵疲乏了，脚步慢下来。为了使他们打起精神，上校命令奏起团队进行曲。听到军乐声，一个个脑袋又抬起来。近卫团从一座大桥通过了塞纳河。纪念碑、宫殿，在昏暗中显得很突出，仿佛是假的，没有厚度，就象纸板制作的布景一样。整个巴黎一片寂静，完全沉浸在失败后的酣睡之中。然而，听到部队经过的声音，一个幽暗的玻璃窗里亮起了蜡烛，一扇窗子打开，一个法国男人和一个戴睡帽的法国女人，战战兢兢地探出身子朝大街张望。尼古拉抬眼看看这些睡眼惺忪的市民，想象得出他们看见穿越市区的军队时的惶恐。“是俄国人！俄国人经过这里！”啪的一声，一扇窗户重新关上，接着啪的一声又关上一扇。

蓦地，近卫团在一座黑黢黢的建筑物前停下。打灯笼的士兵走上前去，只见一个俄国哨兵站在画着法国国旗的岗亭里。尼古拉看到大门上方有块牌子，上面写着：“巴比仑军营”。

“看样子，这可不是个快活的地方！”队伍里有人咕哝一句。

二

翌日清晨，点名之后，马克西莫夫上尉一副神秘的神气，拉着尼古拉的胳膊，把他拽到院子角落里。

“瞧瞧我收到的是什么。”上尉说着，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。

原来是一张住宿证，上面有印章与签字。

“上面写的是什么，你能认出来吗？”上尉又说。“是用法文写的，我一个字也看不懂。”

“德·朗布尔富伯爵先生公馆，格雷奈尔街81号。”尼古拉念道。

马克西莫夫上尉摇晃着他那张红脸，气哼哼地说：

“德·朗布尔富伯爵！他是什么个鸟东西？”

“不用说，一定是个非常可爱的人。”

马克西莫夫掀起两片厚嘴唇，做了个轻蔑的怪相，他嘴唇的颜色与光泽跟鲜猪肉一样。

“这恰恰是我最讨厌的！”他气冲冲地说。“我怎么能住在一只法国鸚鵡家里呢？就听他终日唠叨个没完，而我却听不懂？”

“住到那里有何不可？您会感到很舒服的。”

“不行，我亲爱的。我是个俄国老军人，有自己的习惯，就喜欢吃家乡菜。我跟那位伯爵素昧平生，知道他几点给我开饭？会让我吃什么？又如何回答他的客套与微笑？不管怎么说，我宁愿呆在军营里。这里的床是硬点儿，可菜汤的味道很美。”

“您要把住宿证退掉？”尼古拉惊愕地问，

“对了，除非你愿意拿去！”马克西莫夫眨着眼睛说。

尼古拉猛然感到一阵狂喜。

“真的吗？”他高声问道。

“省得麻烦了。”马克西莫夫说道。

上尉说着，嘴向旁边一撇，把一口略带烟叶色的唾液吐出六步开外。

尼古拉不胜感激地握住他的双手，把住宿证塞进兜里，朝寝室奔去。他的寝室在军营的二楼，同三名中尉合住。正好同伴们都不在，他趁此机会，对着一面镜子从容地端详起来。也不知拿破仑的哪位军官如此爱美，用四根钉子把这面镜子固定在墙上。

尼古拉心想，要进入一个法国人府邸，从头到脚就得有点派头。他迅速看了一眼，感到很满意：脚跟并拢，肩膀端平，一只手随意搭在佩剑的护手上，一副堂堂仪表，既有胜利者的英气，又显得雍容大度，不愧是个占领巴黎的俄国军官。他那晒黑的脸膛，更突出了他的一头金丝黄发，烘托着他的高颧颊、方下巴颊儿、微翘的秀气的鼻子。一双眼睛虽然不大，却闪烁着敦厚的光芒。深绿色的上装，配以短短的燕尾、红色衣领、红色翻边，以及双排镀金扣；前片因贴了垫布，胸脯特别挺。白色裤子，套一双高筒黑皮靴。一条银色皮带紧束腰身，勒得他透不过气来。两阿尔申①十俄寸②的个头儿，肌肉结实如铁，胃能碾碎石子，而且，心口激荡着温情、炽热与急迫……他抻抻袖子，戴上黑羽翎高筒军帽，便步出寝室去征服世界了。

十分钟后，他经过岗哨，接受了哨兵的敬礼。他这是头一次在巴黎自由行走，觉得他走的这条街又窄又脏。行人都好奇地回过头来看他的军装。在他的身后，总有人这样窃窃私语：

“您见过俄国人吗？……瞧，这儿有一个！……”

① 旧俄长度单位，1阿尔申合0.71米。

② 1俄寸约等于4.4厘米